

王太生

是清明过后，雨棚瓦檐上，有沥沥的雨声。有个人躺在木板床上，听到声响，一骨碌翻身下床，顺手拿下门后的斗笠蓑衣，哗啦一声，拉门而去，消失在烟雾水墨里。

——这是我，一个在城里住着的人，在清理文字的田垄墙沟，想象遇到谷子的雨。

谷雨，谷得雨而生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说：“三月中，自雨水后，土膏脉动，今又雨其谷于水也。雨读作去声，如雨我公田之雨。盖谷以此时播种，自上而下也”——只有农人听到这雨声，用一种端庄虔诚的方式去承接。

雨，是云中君。两千多年前，屈原《九歌》中，有一群芸芸众生，扛着耕犁农具的厚土小民，对天顶礼膜拜。谷子的雨，打在谷物上，呈一朵花状，飞珠四溅，也溅在农人身上，细雨沾衣。雨水在云头积蓄着蒸腾，云中君在云端。

在我的家乡，两千年前，出产一种红粟，色泽微红的粟米，先民们用大锅煮饭，待黍弄麻，筋骨强健，我却没有吃过热气腾腾的红粟饭。

雨水顺着植物的茎秆滑落，是一个人在暗夜夜里，能够感觉到它的存在。雨水是专为谷物准备的，幽深的旷野，有谷物遇雨后，散发古意浓郁的清香。

这是麦子、蚕豆的呼吸，在那些农耕的城里，气息如兰。城与谷物融为一体，谷物的呼吸，也是城的呼吸。

我在这座千年古城里，坐上一条小船，在雨中出行，便可抵达江南。天空中那片谷子的雨云，将隐隐后退的谷物、桥、树和房子，点染成一片迷蒙，我觉得最风雅的事情，是坐船到江南，去寻谷雨茶。船尾，跟着一朵胖头花鲢，嘴里叼着一根油菜花，在桃花春水里一上一下地晃荡。

在温润的谷子的雨中，孔尚任写《桃花扇》，沈三白写《浮生六记》，汤显祖写《牡丹亭》……《桃花扇》这样唱道：“你记得跨青溪半里桥，旧红板没一条。秋水长天人过少，冷清清的落照，剩一树柳鸦腰。”谷子的雨，浸润着谷物，也浸润着文人的心。文人是需要谷子雨的，他们的文字，洒着烟霭，也洒着水汽。

古人将谷雨分为三候，“第一候萍始生；第二候鸣鸠拂其羽；第三候为戴胜降于桑。”幽雨落田畴，绿萍萍泼泼地生长，鸣叫的斑鸠也开始扇动着羽翼，桑树上，偶尔会邂逅一二只戴胜鸟。恍如一株谷物，我在这个雨水充沛的老城，生长了几十年。老城的水楞上，雨水顺着青瓦流淌，如线。看古代谷子的雨，我在一处明代的宅院里，从那些古树缝隙里向上仰望，看它湿漉漉的样子。宅院里，不见谷物，它们在墙外(墙外曾经是园田)，它们在雨水中瓦鼓而歌——我看到的，是明朝的谷子雨。

谷子的雨，适宜烹茶。那些从瓦檐、水榭落下来的水，明晃晃地汇到一口大水缸里，所以，郑板桥老先生喜欢煮瓦壶天水菊花茶，农人也喝谷雨天水茶，农人和文人一样风雅。谷子的“谷”，细雨的“雨”。微闭上眼睛，就可以想到谷物和雨，在这个季节的形状。麦地生青芒，像古戏里，一个老生的胡须，只是老生的胡须是花白的，麦子的胡须是青的。青即碧，这是一株谷物，在雨水的浇灌下，旺盛生长的胡须。

我有时也模仿谷物，触摸自己的胡须。我的那些年少时浓密的胡须，没有掩盖发达化不开的思想。我曾经就是谷雨天气里，一株被湿润着五脏六腑、内心也畅快清新、喜欢雨水的简单谷子。

雨天，我去小镇上拜访朋友。下雨天，他未曾出门远去。我爬上他家的屋顶，看一条船，从桥的一端，飘过另一端，很快便滑向细雨霏霏的油菜花丛深处去了。在那个被雨水浸润的空间，水声哗然，布满整个谷物的生长姿势。

气了，转身走到一边不搭理他。

病房里，欧阳剑躺在床上挂着吊瓶，手里还攥着个冰敷袋捂着麻木的半边脸。

边上伺候着的顾晓璐看他这副模样，既心疼，忍不住又想乐，揶揄道：“这就是你说的惊喜啊？”

欧阳剑有点老脸没处搁的感觉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刚开始挺管事的，显得特年轻，谁知道……关键时却掉链子。”

顾晓璐挪了张凳子，在床边坐下，问：“你究竟怎么想的？还自作主张去找我妈，我这儿好不容易才把我爸说动了，要跟你好好谈谈，你倒好，我紧着搭台你紧着拆，我怎么觉得你不是想娶我，而是拿我们家家人解闷儿呢？”

欧阳剑指了指自己的脸，这解闷儿的代价也太大了。到这儿顾晓璐又心疼，伸手要去拿开他脸上敷着的冰袋。欧阳剑伸手还要拦，不想让她看见自己的模样。

拉扯不过，顾晓璐掰开一看，果然，半边脸都僵了，不由得心里一阵痛，看她这样，欧阳剑心疼心开

上官打开茶叶筒，把钱摔到司马怀里，说，你小子脑子进水了？给我玩这个？

司马的脸便成了下蛋的母鸡，嗷嗷嗷嗷说，我不是想给孩子分个好地方嘛……

上官捏出一撮茶叶，闻闻，点点头说，嗯，不错，上等的信阳毛尖，我留下了。接着拉开抽屉，拿出两条软壳中华烟递给司马，说，一物换一物，够本吧？

上官上任一年，官声不错，说他为人实在，不玩虚的花的，拖了4年的断头路，在他手里通了；索河的臭水变清了，沿河建成了休闲公园。但也有人在暗中踩他的脚后跟，甚至，把他上任请同学喝酒的事也翻了出来。有人真到饭店查过，321元，一清二楚，刷的是上官的银卡。

8月的一天，上官给司马打电话，说他要到省城签合同，偏巧小子要来县里。上官说，让我家那小子在你家住几天行不行？司马说，咋不行，你小子不就不我侄儿吗？放心忙你的去吧。

上官的儿子说，从进门那一刻起，嘴就没有闲过。司马问他做什么工作，小伙子说，公务员没考上，在顺风快递混日子，骑辆三轮送货呢。司马说，咋不让你爸搞点活动，安排个稳定些的工作呢？小伙子来了一声：切！我那个爸呀，我真怀疑他是不是我亲爸。司马笑了，说，你小子怎么说话呢？你是在骂你妈知道吗？

## 我和县长是哥们儿

李培俊

说，县长大笔一挥不就得了。上官笑笑，在司马肩上狠狠拍了一掌。

司马找上官办的头一件事，是给女儿安排工作。司马女儿毕业几年了，还待在家里吃爸妈，摔碟子打碗的心里不痛快。司马说，老同学，给你侄女找个事干呗，我这个宝贝疙瘩呀，总嫌老爸没本事。我要让她看看，她爸有个县长哥们儿呢。

上官答应得极是干脆，生吃白萝卜似的，咯嘣一声应下了。隔不多久，上官电话通知司马：机会来了，让咱女儿考村官去。

司马的女儿相当争气，笔试、面试、政审，拿了个第二名。司马正喝着小酒庆祝呢，一盆冷水泼到头上：女儿却被分到最偏远的乡镇最偏远的村子。司马很是恼火，打电话给上官，你小子怎么搞的，咋给她分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？上官笑了，说，你给我好好想想，我能害自家侄女吗？那地方最能锻炼人，懂吗？司马说，假模假式！如果你女儿，你也这样？上官说，当然。

当天晚上，司马去了上官办公室。上官的家在市里，晚上就住在办公室套间。司马带了1斤茶叶，每个茶筒里塞了10张老头票。现在办事少不了这个，亲戚朋友同学也不行。司马说，老同学，这茶你自己喝，别送人。上官指着茶叶筒说，你只要掀起尾巴，我就知道要闹啥尿。说吧，里面多少？

小小小说

得到上官要来当县长的消息，司马高兴疯了。司马和上官高中时坐了三年同桌，又是室友。上官不爱洗脚，鞋子一脱，酸臭味直上九霄，冲得司马直打喷嚏。司马翻身而起，将光身睡觉的上官拉下床，把他的两只脚按到水盆里。司马说，又不是制造氢弹原子弹，洗个脚有多难？上官嘿嘿笑着，脚尖一挑，洗脚水撩到司马脸上。司马和上官还是饭伴。人多，吃饭和打仗差不多，必须结伴，一个负责买菜，一个负责买饭买馒头。晚去一步，西北风都难喝上一口。

因此，两个人的关系特殊，鞋袜子互通有无，拉上哪件是哪件，就差伙吃着爹爹喊娘了。

虽是一个老师摆弄出来，上官当了县长，司马却混得不怎么样，在小科员的位置上一蹲就是十好几年，窝都没挪一下。上官来当县长，司马不就吉星高照、红运当头了？

上官是自己开车来的，来得悄无声息，一下车就把七八个同学召集到一块，在一家中档饭店弄了一桌。司马想，今天怕是要开洋荤了，县长请客，不上茅台也得上五粮液。谁知，上官从车子后备箱里搬出来的却是一箱牛栏山。司马“喊”了一声，说，瞧你那穷酸劲，县长请客哪有二锅头的？上官说，你家伙想把我吃穷吗？司马说，别逗了，吃饭用得着你县长付账？上官说，废话，你付？司马

荥阳杂咏

李刚太

郑武经营就郟亡，  
三川古郡置荥阳。  
鸿沟壁垒兴刘汉，  
牛口尘沙助李唐。  
隋帝龙舟谁记取，  
虎牢遗簇我收藏。  
于今胜地无征战，  
赋得诗词入史章。

常读西屿的诗歌。通过多次与他的接触，感觉他为人的低调、内敛，一如他诗歌的风格，不事张扬的舒缓而深情。他是我乐于与之交往的朋友，其诗也是我喜欢阅读的风格类型。

用了两个晚上将他的诗集《我曾到过那片树林》读完。我说的读完，是逐字逐句的那种诵读，这是我的习惯，也表达了我对诗歌的喜爱程度。西屿诗集中的语言朴实无华，构思巧妙已臻浑然天成之境，加上他内蕴沉积的丰富情感，三位一体，使得他的诗歌呈现出一种似朝阳的形然，有无可抑制的活力。读到精彩处，我甚至能感觉到人在诗中，景在诗中，诗在天光云影的斑斓中。

诗集分九辑，每一辑都有不同的主题表达。心的律动、血的澎湃在每一辑里都能得到证明和勃发。他对家乡的怀念(《我曾在那儿幸福地生活》、《梓桥树》)、对爱人的思念(《就在那个晚上》、《请允许我谈谈夜晚》等)、对社会及底层人民生活现象的关注和言说(如《老妇人》、《我常常想起》、《人们请停下脚步》)令人赞赏。我尤其对后两辑情有独钟，再

华表是大型建筑物旁的一种壮美而庄严的装饰。天安门前的那对华表，是用汉白玉雕刻的。它挺拔笔直的柱身上，雕刻着精美的蟠龙流云纹饰；柱的上部横插着一块云形长石片，一头大，一头小，远远望去，似柱身直插云间，给人以美的享受。它是中华的标志。

华表有着悠久的历史，相传在原始社会的尧舜时代就出现了。那时人们在交通要道竖立木柱，作为识别道路的标志，叫作“华表木”或“桓表”。另外，还让人们在木柱上刻写意见，因此又叫“诽谤木”。诽谤一词在古代是指议论是非，指责过失，即现代的提意见，并非指造谣污蔑、恶意指责。故“诽谤木”类似现在的意见箱。

“诽谤木”是个什么样子呢？据崔豹《古今注

说：“您客气了，错都在我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按理说该事先向二老打声招呼的好，好端端的一顿团圆饭，被我搅和得欢而散了，真是抱歉！”

顾妈妈没接话，只是推了推茶杯。无奈，欧阳剑就把自己的腹稿娓娓道来：“二老对我跟晓璐肯定有些误会，晓璐读研时我们确实只有师生关系，她毕业很多年后，因为杂志社请我撰稿，这才又联系上的。

说实话，最初我也没想到我们之间会产生感情，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缘分吧。我发现她比以前成熟了很多，不管是在事业上的追求还是对人生的态度，跟我也很相似，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，也算是日久生情，绝不是一时冲动而为。”

欧阳剑十分讲究遣词，说得理智有节又不乏肺腑，可顾妈妈自始至终都只是默默听着，没有表态。

见这情形，欧阳剑只能硬着头皮说下去，先解释自己上次太仓促，没顾上收拾，有些失礼。想通过现在的形象，挽回一些印象分；表明自己不管是在精神状态还是身体状态，其实都没有他们二老想得那么不堪。还提到自己完全有能力照顾晓璐。

听了欧阳剑的一番告白，顾妈妈终于开腔了。她不紧不慢地说：“欧阳教授，您是挺能说的，可这些话跟我也没用，第一我做不了我们老头子的主，第二我也做不了我闺女的主，我们家……”

说到一半，顾妈妈突然盯着欧阳剑楞住了，欧阳剑的脸颊剧烈地抽搐了一下，把老太太吓了一跳。

看到顾妈妈的表情变化，欧阳剑也意识到不对劲，赶紧一捂脸，嘴巴瞬间也变形了。顾妈妈忙起身去看，欧阳剑想挡，但是话也说不清楚了，舌头肿了。

顾妈妈急了，说：“你这是中风了吧？”

## 2. 医院的风波

急诊室里，医生在给欧阳剑诊断。顾妈妈在外面走廊上焦急地等待着。

接到电话的顾家父女匆匆赶来，顾晓璐抓住大夫就问什么情况。原来，欧阳剑美容针过敏，影响了面部神经。问题不大，吊一吊敏针，冰敷一下患处，先观察一下。末了，医生还对顾妈妈感叹了几句，什么老爷子想年轻不丢人，可哪能在美容院打

书林漫步

## 爱你，用流逝

——读西屿诗集《我曾到过那片树林》

魏欣

三品味。他对地震灾后真实景象的描述(如《布满水渍的课本》、《废墟上的书包》)，能使人在他哀婉凄楚的写实文字里潸然泪下，也使人在他动人心魄的感怀中叹息沉默(《废墟上的鞋子》)。他对祖国的歌颂(如《我的祖国》、《我爱倒映着青山的绿水》)，对梨园爱人般的迷恋和赞美(《你让我看见》)，以及对古老中国的骨笛、缶、古琴、琵琶、鼓等乐器神游八荒的出奇浪漫的想象(《远古的回响》)，无不冲击着我们的视线、耳膜和思绪，似乎一颗诗人热腾腾的心剖开了呈现了来，见得到它的跳动和颜色。

在不同的辑子中，西屿也分散描写了自己内心

的寂寞与孤独，彷徨与忧愁。但他能不动声色地掸去已滑落在眼角的泪珠，用只属于他自己的优美而独特的语言，以他对生活的热情和感动，抒发着对爱人、对亲人、对祖国的美好河山深挚而真挚的爱恋，从而使他的诗歌艺术达到了感人至深的效果。这也是他诗歌的高明之处之一。文字带着他的体温，他的热烈，从往昔走到现在，还会陪着他继续走向未来。

我相信，西屿会一直在诗歌的道路上坚持走下去，他对诗歌的热爱一如他对爱人的深情表白：“用我的黑发/我日渐增多的白发/我额头上的岁月/深深的刻痕/我用所有剩下的时光/爱你，用流逝。”

文史杂谈

## 闲话华表

王道清

问答释义》载：“程雅问曰：‘尧设诽谤之木，何也？’答曰：‘今之华表木也，以横木交柱头，状若花也，形似栉，大路交衢悉施焉。或谓之表木，以表玉之纳束也，亦以表识衢路也。’”天安门前的华表仍然保持了“以横木交柱头”，“形似栉”的基本形制。

天安门前的一对华表，每个柱头上都有一个蹲兽，头向宫外；天安门后面的那对华表，蹲兽的头

## 连载



针啊！看您多朴素多自然，沧桑也是一种美啊之类的。

老顾一听这就气不顺，直接冲进急诊室，冲着病床上的欧阳剑吼：“你又跑我们家装神弄鬼的想干吗？信不信我再打你一頓！”

好脾气的顾妈妈听到这儿也生

顾妈妈一脸疑惑：“您找谁啊？”见她没认出自己，欧阳剑喜不自胜，说：“阿姨您不认识我了？我昨天来过，晓璐的老师，欧阳剑。”

她有点儿傻眼，又把眼前这个人从头到脚打量一遍，还是不敢相信，但还是侧身，让他进来了。

顾妈妈给欧阳剑端茶倒水的时候，还忍不住又仔细打量了来人几眼。欧阳剑则板正地坐在沙发上，脑子里飞快地打着草稿，半晌终于开口了：“伯母——”

“别，我比您大不了几岁，这么叫不合适。”顾妈妈端上茶，应了一句。刚一开口就碰了个软钉子，欧阳剑的思路被打乱了，一时不知道怎么办。

“您来有事吗？”还好顾妈妈的一个问句给他解了困。

欧阳剑立刻整理了下思路，表明自己是专程来道歉的。

顾妈妈客气气地说：“该道歉的是我们，我们家老顾就那脾气，您多包涵。”

她说话确实和老丈人不一样，但是更感觉壁垒森严，无法渗透。欧阳剑心里这会儿有点虚了，